

周易本義考
禮記通註
大學古本附旁釋及問

大學石經古本附旁釋及申釋
大學疏義



月 日 時 分
年 月 日 時 分
年 月 日 時 分
年 月 日 時 分

大 小 中 小 中 小
大 小 中 小 中 小
大 小 中 小 中 小
大 小 中 小 中 小



大學疏義

金履祥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周易本義考（及其他四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大學疏義

此據金華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大學疏義序

大學一書。宋以前猶列戴記中。不甚尊而信之也。自伊川先生教人讀書。先看大學。而朱子始作章句。且曰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。復作或問。以申明之。然後聖人之微言奧義。遂昭然若揭。日月而行江河。然朱子答許順之書云。大學之說。近日多所更定。一年之內。章句屢更。而或問未改。二書不甚相符。故學者疑之。此仁山先生大學疏義所由作也。先生姓金氏。字吉父。諡文安。蘭谿人。初補郡博士弟子。以文名。德祐初。詔爲迪功郎。史館編校。辭不受。家貧饑餒不繼。獨抱遺經。力學不倦。其爲學私淑朱子。嘗讀大學章句。窮日夜之方。循其章第。暢其意旨。遂成是書。爲朱子補其未逮。並作指義一篇。以發其凡。而爲之序者。其弟子柳文肅也。是編雍正間。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于家。首序者濱海趙元祚。東陽王崇炳。而先生指義之說與柳序均散佚無存。余懼其久而益淹也。乃重鐫以永其傳。後之讀大學者。得是書而參考之。苟不忽于講說之淺近。而由是以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。一一有得於身心。則豈獨先生之所深望哉。當亦子朱子所願引爲同志者矣。同治十二年癸酉五月。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。

大學疏義

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大學者。大人之學也。或問曰。對小子之學言之也。古者上自王公。下至庶人之子弟。年八歲則皆入小學。及其十有五年。則皆入大學。八歲者小子也。以其爲小子之學。故謂之小學。十五則大人也。以其爲大人之學。故謂之大學。小學者。養其良心而謹其學業也。大學者。充其知識而措諸事業也。所謂大學之道者。謂大人所以爲學之理也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以三在字訂之。則所以爲學者。在是三者。外是三者。非所當學。學焉而不足於斯三者。亦非所以爲學也。序之所謂俗儒記誦辭章之學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。其他權謀術數。一切以就功名之說。與夫百家衆技之流。是其爲學。皆不知所在者也。或問所謂有不務明其明德。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。以新民者。又有愛身獨善。自謂足以明其明德。而不屑於新民者。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。顧乃安於小成。狃於近利。而不求止於至善者。皆不足於所。在者也。是三在者。固俱爲大學綱領。而又自相爲綱領。在明明德。所以起下兩在。在止於至善。又所以總上兩在。明明之也。明之也者。拂拭開啓之謂也。明德者。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。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虛靈不昧。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。心也。而心之所以能虛靈不昧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。明德

也。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。所謂合性與知覺而言之也。夫所謂人之所得乎天者。何也。謂其全具天地之氣以爲形。而全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也。夫所謂氣者何也。卽陰陽五行之氣也。所謂理者何也。卽健順仁義禮智之理也。理卽氣之所性。氣卽理之所秉。夫自其始而言。則有理而後有是氣。蓋以太極之妙。生陰陽五行之化也。自其中而言。則有是氣而理卽在焉。如陽則健。陰則順。木則仁。火則禮。金則義。水則智。土則信也。故健順五常之在陰陽五行。譬猶鹹之在鹽。酸之在醢也。然理之流行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。固無多寡彼此之殊。而氣之運行。揉雜往來。交感萬化。則不能無正偏通塞之異。故氣正則理之在是者正。氣偏則理之在是者偏。氣通則理明。氣塞則理蔽。故其體質淳全。義理充暢。方寸之內。虛無不包。靈無不覺。存主融通而未嘗昧焉。是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具衆理者體也。應萬事者用也。衆理卽萬事之理。萬事卽衆理之事。諒然在中。隨感而發者也。就正偏之內。而或有美惡之殊。就通塞之中。而或有清濁之異。此其所以又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焉。惟上智乃能全其清美。而無少不明耳。下此則或清而不美。或美而不清。或惡或濁。各有等分。而通蔽厚薄隨之。此所謂氣稟所拘。就其有生之初言之也。人欲所蔽。就其有生之後言之也。有生之初。已有美惡清濁之殊。而有生之後。又有血氣耳目口體無窮之欲。故明之在我者。拘之於其先。而蔽之於其後。拘者。束而不得開之謂。蔽者。蓋而不得見之謂。然而本體之明。則有未嘗息者。蓋其中虛靈昭徹。溶漾盈溢。終有不可得而昧者。而亦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。故學者當因其一事之感。一念之覺。窺見其本明之機。初未嘗息。而加拂拭。

開啓之功。格物致知以擴其端。而誠意正心修身以會其實。則拘者開。蔽者徹。而自復其本然之初矣。新民者。推己之明德以覺人也。新者。革其舊之謂也。言既自有以明其明德。又當推以及人。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夫明德之得於天者。我與人本同也。而拘於氣稟。蔽於物欲者。亦人已之通病。幸而我之能覺。已有以充其本然靈明之體。則視夫彼之未覺。顧方且痼於昏迷污濁之中。豈不惻然思所以救之。況天理流行。渾同無間。在我者非可挾之以自私。而在人者初非強人以其所未有。則夫推我已明之德。而覺其舊染之迷。以理覺理。是固天心之所存。而是理之當然也。至於論其所以新之者。則有二道焉。曰表倡觀感也。曰教化開導之也。禮樂法度刑政整齊之也。如下文身脩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此固觀感表倡之也。然而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又逐節用功。隨事推拓。則是必有開導整齊之事焉。此聖賢之所以新民也。在止於至善者。言明明德新民。皆當止於至善也。止者。必至於是不遷之意。必至於是以未止之前言之也。不遷。以既止之後言之也。未至於此。不可謂之止。既至而遷。亦不可謂之止。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。明明德新民。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。是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。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者。蓋天理散在事物。則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在焉。是其極好處也。吾之所以明於己者。不可有一之不造其極。所以新乎人者。不可有一之不用其極。到得十分極好處。便是盡得天理之極。而稍有未至及差處。卽是苟且私意妄爲之人欲矣。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者。謂此三言者。大學之大綱要領也。而綱之目領之體。則下八事是也。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者。

明明德也。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者，新民也。而物格、知致、意誠、心正、身脩、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者，止於至善也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

在止於至善，既總說明德新民之標的，故此段數句，卽繼說止於至善之工夫。蓋至善所在，不能格物窮理而真知其所止，則迷貿膠擾，必不能各得其所止矣。止者所當止之地，卽至善之所在也。自人言之，則曰所當止之地，自理言之，則曰至善之所在也。知止，則於萬物庶事，莫不見其各有定理，而心之所之，皆有定向矣。既有定向，則異說不能搖，異見不能惑，而其心靜而不動矣。能不動其心，則隨其所處而安焉。能安則事物之來，從容審處而能慮矣。能慮則隨事而處得其理，莫不各得其所當止之地而止之矣。夫既知其所止，則必能得其所止。其間四節，蓋推言知止之功效，得止之工夫也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物與事一也。自其爲事言之，則曰物，自人所從事言之，則曰事。本者本之根也。傳所謂桑本者是也。末者木之表也。騷所謂木末者是也。明德新民，固爲兩事，然必先明其明德，而後可推以新民。由根以達表也。知止得止，固爲一事，然必先知其所止，而後能得其所止。先知而後行也。學者誠知本始之在，所先而未終之在所後焉，則務本循末而至道近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明明德於天下者。言既自明其明德而推之於天下。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前曰在明明德。在新民。而此曰明明德於天下者。蓋有以見其體用之一。後曰平天下。而此曰明明德於天下。蓋有以見其平治之原。然天下之本在國。未有其國未治而天下之能平者。故必先治其國。國之本在家。未有家之未齊而國之能治者。故必先齊其家。家之本在身。使其身之未修。則私欲牽蔽。言行無常。未有能齊其家者。故必先修其身。至於身之主則心也。所謂心者。身之所主也者。夫四體百骸。塊然而已。血氣運動。蠢然而已。而所以靈異於物者。以心爲之知覺管攝也。不正其心。則血氣之軀。惟欲之動。何所擇於異類也哉。故欲修其身者。必先正其心。而心之發則意也。所謂意者。心之所發也者。蓋有心則必有意。心之本體固靜正。而意之所向有善惡。惟夫意之所發者。不實於善。而每容邪惡於其間。則心始不能全其本體之正矣。故欲正其心者。必先誠其意。或曰。心者身之主。意者心之發。則是心體而意用心。君而意臣。宜於欲誠其意者。先正其心也。而曰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何哉。蓋心無形影。未易捉摸。人之所以治其心者。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。譬之水本靜。波蕩之。波平則水靜。火本明。煙置之。煙透則火明矣。心本正。意或累之。意誠則心正矣。然而意誠則心正。是誠意卽所以正心也。今經傳之文。自爲兩節言之。不曰正心在誠意。如下文致知在格物之例。而曰先誠其意。亦如上文天下國家之例。何哉。蓋誠意者。舉其萌動之時言之也。正心者。以其平時全體言之也。萌動之際。固當致其好惡自慊之實。而平時全體。未嘗可無存養密察之功。特誠意之功未加。則念慮混淆。意向未實。而存養密察之功。非惟不可加。

抑亦不能加耳。此其所以曰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也。誠實也。實。真實之謂也。實其心之所發。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者。謂此心之發。真於爲善。由中達外。極盡無餘。初非含忍兩向。姑以徇外牽強而中實不然也。然使其見理有未明。則其爲善必不實。故必先致其知焉。致推極也。所謂推極者。言推之而至其極也。知猶識也。所謂知識者。言人心之靈覺也。推極吾之知識。欲其所知無不盡者。蓋心之靈覺。莫不有知。在乎推極其知。使凡所知者無不至於盡而已。大抵推之不極。則知之不真。知之不真。則其爲之也必不實。故曰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然致知之方。則在格物。不曰先格物。而曰在格物者。蓋心之所知者。卽事物之理。而事物之理。本具於吾心之知。惟夫不能格事物之理。則不能充吾心之知耳。故曰致知在格物。格物卽所以致知而非二事也。物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。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。蓋格物者。窮理也。所謂極處無不到者。蓋極處者。至善也。所謂事物之理者。蓋事物者。卽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也。夫大學之規模大矣。而致知格物也。正心誠意也。二者爲大學之大關鍵。蓋誠意正心。身家國天下之本出焉。致知格物。則心身家國天下之理具焉。然則所謂格物者。亦謂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耳。自其心而論之。則四端之性情。理欲之界限。志氣之邪正。在所當格也。自其身而論之。則言行之節。交際動作之宜。容止威儀之則。在所當格也。推之於家。則有父子之親。兄弟之序。夫婦之別。朋友族姻之交。凡其爲事。皆所當格也。推之於國。則國之事。不異於家也。而所以爲君臣上下之義。事長使衆之節。仁民恤下之政。教化之施。刑政之宜。制度之數。至於百官有司之事。皆所當

格也。推之於天下，則天下之事，不異於國也。而所以爲綱常經紀之化，均平充拓之道，禮樂刑政之達，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規，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，內夏外夷綏懷化禦之略，至於財用甲兵之節制，皆所當格也。隨遇皆物，隨物皆格。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，非可遺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，非可外。而其爲法，或索之心術念慮之間，或審之隨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，或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行之間，或考之古今治亂人物是非之跡，卽事卽物，推而窮之，莫不求其所以然之故，與其至善之所在，而不可易者，此謂格物。所謂八者大學之條目者，此八者爲綱領中之條件節目也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此覆說上文之意也。上文自外推內以究其本，此段則由本達末以充其用。物格者，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。知至者，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，則吾心之知自隨所到而無不盡也。知既盡，則意可得而實矣。蓋見理也真，則其好善惡惡也實。意既實，則心可得而正矣。蓋好善惡惡也實，則心之本體純乎善，而私欲不能動矣。修身以上，正心誠意致知格物，皆所以明德也。齊家以下，至治國平天下，皆所以新民也。物格知至，則於心身家國天下之理，皆知所止矣。意誠而下，則於心身家國天下，自各得其所止矣。○右此兩節，特反覆言之，以盡意。非謂知未至則可以未誠其意，身未修則可以未齊其家也。蓋聖人固逐節而推其本，學者當隨事以致其功，亦非謂知既至則意不待省而自誠，家

既齊則國不待理而自治也。蓋入者之目。既逐節自爲體用。則學者之功。當隨在而卽加推充。凡若是言者。有以見治之有本。而不在智謀功利。有以見學之有用。而不可苟且躡等。此所以爲儒者之道也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

蓋壹者齊也。是者此也。猶言齊如此也。正心以上。皆所以修身也。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。皆所以爲吾身自修之事。故獨舉修身而言之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雖其所施有天下國家大小之不同。然皆未有不修其身而能行者。固不以大小貴賤而有減也。齊家以下。則舉此而措之耳。蓋其本既立。則舉而施之於家於國於天下。唯其所施而各得其所止也。大抵大學之條目。分爲八事。合則兩節。自修身以上。正心誠意致知格物。皆爲己也。自齊家以下。治國平天下。皆推所以爲己者爲人也。爲己者明明德也。爲人者新民也。明德者得之於天。得之於天者理所同然。故自天子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新民者施之於人。施之於人者勢有廣狹。故齊家治國平天下。隨其所施而已矣。然而本明之德得於天。而明於己者。惟其所施。初無限量。不以天子之施於天下而有餘。不以庶人之施於一家而不足。天子雖施之天下。然未有不先於家而能達者。庶人雖修於一家。然而變化國俗風行於天下。亦分內事而已。

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本身也。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。則此爲體。彼爲用。所厚謂家也。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。則此爲親。彼爲

疎其身不修。未有家可齊。國可治。天下可平者也。莫親於家而不致厚焉。未有能厚於國人天下者也。大抵上文之意。以修身以上爲本。則家齊以下治國平天下。皆爲末矣。然而一家之內。天倫之至愛存焉。又不可同於國人天下之例。而一以未視之也。苟以未視之。而不過以先後之序而已焉。則是流於愛無差等。施由親始之說矣。此經文所以於本末之後。而又發明所厚之義也。故嘗謂大學八事。合而言之爲兩節。而就中析之。又爲四節。蓋自修身以上。固一節也。然格物致知。則窮此理。誠意正心修身。則體此理也。齊家以下。固一節也。然家則所厚。國與天下則所薄也。

右經一章。蓋孔子之言。而曾子述之。其傳十章。則曾子之意。而門人記之也。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

康誥者。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。而告之之書也。舊謂成王之書。失之也。克。能也。克雖訓能。而有勇猛之意焉。夫人莫不有是德。亦莫不知明是德也。而終於不能明者。以其無勇猛之功耳。文王之聖。固得於生知。然其勇猛之功。則非常人之所及矣。學者持不逮之資。而又爲物之所蔽。習之所纏。不加勇猛之功。則優游歲月。同流合污。而能明其明德者鮮矣。

太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

太甲。商之君王。伊尹作書告之。史記其辭而標之曰。太甲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太甲篇之文也。顧。謂常目在之也。顧之訓。視爲近之。然不若顧字之力。故章句因舊註。謂常目在之也。常目在之者。蓋謂此心定察。

在於此也。謾猶此也。或曰。審也。若曰。訓此。則所以指天理之在者念專。若曰。訓審。則所以加審察之功者愈密。故謾之爲是。與其訓審。二義所以兼存也。天之明命。即天之所以與我。而我之所以爲德者。蓋謂天之賦於我。而若此靈明不昧。所謂明德也。自天之予於人言之。則曰明命。自人之得於心。則曰明德。其實一也。常目在之。則無時不明者。謂存養省察。常有以見其天理之在。而日用常行。皆所以見其天理之流行。莫不各有自然之則。而不可難以一毫人欲之私者。苟能若此。則天理無時不明矣。

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

峻。大也。書作俊。峻德者。蓋聖人之所得於天。而其聰明睿智。獨異於人者也。孔門學者。引之以證自明之明。又曰。克明峻德。是總解明明德也。此明德之全體。明己之明德。而至於大。此堯明明德之極功。皆自明也。

謂上所引康誥太甲帝典之書。皆大學明明德之謂也。不曰明明德。而曰自明。本自之一辭。而明德在其中矣。又有以見德之在我者。皆己分之所當明。而豈曰有所爲而後明之也哉。

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。

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

盤。沐浴之器也。頭曰沐。身曰浴。禮曰。沐用盤。盥漱亦以盤。則盤沐器也。浴之器亦曰盤。古有盤盂之戒。孟卽杆。亦浴器也。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。銘字從名。而註曰。名其器。名者書也。古者謂字書爲名。如。

周官所謂書名者是也。從金。釋文曰：刻金曰銘。古人之有訓戒勳業者，多刻之於金器。若鐘鼎之類，猶後世刻之於碑碣也。然則刻字書於金，故曰銘。古時凡器必有銘，故詩傳曰：「作器欲銘。」蓋器爲常用之物，而銘以自警之辭，欲因其器用而得常觀其辭以常警也。所謂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則成湯沐浴盤之銘也。苟，誠也。古者書傳，苟字多是誠之意。如論語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謂誠志於仁也。」此類非一。然謂苟之訓誠，不若謂苟之訓果。其文意則一，而訓義尤明白矣。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，猶人之沐浴其身以去垢，故銘其盤者，此言其所以於沐浴之盤而銘以自新之詞之意也。湯以爲人之有是心，猶其有是身也。心之易昏，猶身之易垢也。洗濯其心以去其惡，猶沐浴其身以去垢也。故於洗身之器，而寓其洗心之辭焉。其曰新者，革其舊染之污之謂也。古者凡一沐浴亦曰新。如楚辭所謂「新沐新浴」是也。故以其沐浴之新爲自新之新，蓋同一流，澡刷拭之意也。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焉，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，又日新之，不可略有間斷也者。滌者新之也。舊染之污，對新言之也。所謂舊染之污者，言向來此心汨沒沈污於人欲之中，而已淪昏之也。有能一日自覺其污而滌去之，以自新焉，則當乘其已新之機，不可復容舊染之習，而日日新之。又日以新之，使吾心常新而不復蔽，則人欲無隙之可復容矣。日日新之辭，其義已足，又加之以又日新之辭，則尤見其有加不已之意。既常新矣，而又新之也。大抵人無苟日新之機，則不復有後日之功。無日日新之功，則終不離前日之舊。是故未覺之前，苟日新爲難。既覺之後，又日新爲難。以成湯聖人之資，而所以自新之功猶如此，況後之